

### 修改说明 3

感谢编辑部对“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的方法自治”(psysci22-867)一文提出意见。我们针对三条意见中的每一条做了认真思考,在文中相应部分做了补充修改。与审稿人(无论是外审专家还是编辑同仁)每一轮次的讨论,都促进和深化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督促我们补充更多证据,让文章更完善,也让我们从中感受科学工作的严谨和意义。对外审专家和编辑的帮助深表谢忱!以下是我们对此轮三条意见的回应,并对相关修改作出说明(红色为编辑部意见原文,以下简称“意见”):

#### 第一条意见:

“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的方法自治”对现在的质性研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但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相关研究要清晰认识到质性研究在现代人类知识体系(或追求真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认为,本文的引言并没有对此有清晰的阐述,反而是一些说法会误导一些学者。比如“在这种情况下,将实证主义的思维逻辑和操作方式直接应用于质性研究,或将质性研究的文本资料当作量化研究的数据进行处理,乃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我不知道作者说的“问题”是指“缺陷”之意,还是指“需要探索的问题”,我想作者是指前者,而我根本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比如“对于多数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质化研究方法体现了由理论推衍、思辨研究朝着科学化的进步。而质化研究方法对于心理学而言,却意味着反科学主义,是经验实证主义走过头之后的学科反省、自我批判和调整。”我认为,对心理学而言或其他一些学科而言,质性研究并不是什么反动,而是提出问题、提出假设、提出未经检验的理论的途径,他还是通向科学、通向“(近似)真理”的途径。

#### 对第一条意见的回应:

首先,关于本研究的意义。我们认为,鉴于心理学中传统的实验和测量方法的某些局限性,引进质性方法有利于心理学深入社会生活实践,跟上现阶段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与节奏。库恩认为,在一门学科内部,当知识积累在“统一科学方法”下发展到高峰,便会出现在该方法下无法解决的大量问题(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2012)。这在心理学中,表现为实验与测量方法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限制,以及研究结果的社会实践效度缺乏等问题(见引言第1、第2自然段)。主流心理学的实证范式发展到现阶段,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引进质性研究有助于解决这类问题。当前,心理学中的质性研究尚处于“前范式”阶段,无论是理论层面的阐释还是具体方法的操作,都亟需通过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研讨达成某些基本共识。《心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30卷第3期发表过一篇同类文章,《质性研究中的资料饱和及其判定》,该文入选知网2022高PCSI、高被引、高下载论文,其被引数在知网哲学与人文科学大类期刊论文中排名第4,在心理学类期刊论文中排名第2,仅次于温忠麟团队的“国内中介效应的方法学研究”一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质性研究规范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心理学中受到关注,甚至超出心理学,对人文科学其他学科产生影响。

第二,审稿人在意见中说:“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的方法自治”对现在的质性研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但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相关研究要清晰认识到质性研究在现代人类知识体系(或追求真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审稿人认为,本文提出的问题并

不是质性研究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应该是“相关研究要清晰认识到质性研究在现代人类知识体系（或追求真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句话使我们意识到，审稿人是站在经验实证主义的立场发表意见的。在这个框架内，“知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获得和积累知识；由正确的知识构成“真理”；“现代人类知识体系”正是通过科学研究的累积而不断进步的。因此，“清晰认识到质性研究在现代人类知识体系（或追求真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便显得十分重要。

实际上，伴随当代哲学（包括科学哲学）的语言转向，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知识、真理、科学研究的意义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举例来说，假如在一个社区，业主和物业公司发生矛盾，双方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到不同的“reality”，很难说谁对谁错，或哪一方看到的是“客观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客观真理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说客观真理在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实证研究范式内仍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并不认为他们是在“追求真理”，而是在各自不同的范式内探讨地方性(local)知识。如现象学的旨趣在于通过本质和现象还原探索人类某些经验的内在结构；诠释学希望从不同视角对“意义(meaning)”做多维度、多水平的观察和理解；至于社会建构论，则希望通过对“reality”的不同建构，促进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些均已超出传统科学研究“追求真理”的范畴。伽达默尔解释学认为，并不存在统一的“现代人类知识体系”，只有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地方性知识，这种观点现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识。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本研究的主题“方法自洽”是现阶段质性研究中普遍存在和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在“引言”部分对此做了充分说明。“鉴于对质性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划分缺乏统一标准，降低了研究的内部效度，为促进心理学研究者使用质性研究方法从自发到自觉，本研究区分了心理学中质性研究四种主要的方法论取向，明确了‘方法自洽’的要点与研判标准，并对如何实现方法自洽做了进一步讨论。”（见文章结语）。

以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审稿人所表达的实证论观点在心理学中具有代表性，因此对第二部分“心理学质性研究的多元方法论”做了两处增补。一处是在“2.1 后实证主义方法论”部分，对于后实证范式质性研究的特征及其在心理学中的地位（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做了补充；

增补内容如下：

（后实证立场的质性研究）……在具体研究方法或路径上，大多使用质性资料证实某种理论假设，而后者(与量化研究同样)是基于既有理论通过逻辑演绎推导出来的。与质性研究的其他几种范式相比，后实证范式在认识论上具有完全不同的预设，也因此受到很多质性研究者排斥，被称为“泛质性研究”（陈尹，杨莉萍,2022）。与其他人文社科偏重于现象学、诠释学、建构论范式相比，心理学对于后实证范式的质性研究具有较大的接受度，而对于其他质性研究范式则感到陌生，容易提出质疑。心理学中的质性研究者一方面需要遵守心理学论文写作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与长期的专业训练有关，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后实证范式，或在其他范式中暗藏某些后实证主义的特征。这种不彻底性既体现了心理学的学科传统，也反映出质性研究在心理学中还不是一种成熟的研究模式。

另一处是在“2.4 社会建构论方法论”部分，将社会建构论范式与现象学、诠释学和后

实证范式做了相互比较，以便读者进一步明确四种范式各自的特征及其关联。

增补内容如下：

社会建构论吸收了现象学和诠释学对心理学主流实证主义的批判，包括视人的心理与客观世界二元对立，将人的心理世界和客观世界视为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等。社会建构论与现象学同样反对主客体分离，认为后者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种见识，是现代历史文化的建构。社会建构论与诠释学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视角主义的。但是与现象学、诠释学相比，社会建构论更多具有关系性、过程性、对话意识等后现代特征。

第三，审稿人质疑文中“在这种情况下，将实证主义的思维逻辑和操作方式直接应用于质性研究，或将质性研究的文本资料当作量化研究的数据进行处理，乃是一个常见的问题”这句话的意思，并表示自己“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并没有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对此做如下解释：这句话的前提或背景是，质性研究存在多种范式（后实证范式只是其中之一），它们各自出于不同的方法论立场，致力于解决不同问题，所收集资料的性质、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式都不一样。而在心理学中，由于长期接受实证方法训练，心理学研究者较少自觉考虑方法论层面的问题，难免下意识地认为，实证主义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在这种情况下，将实证主义的思维逻辑和操作方式直接应用于质性研究，或将质性研究的文本资料都当作量化研究的数据进行处理，乃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对于这句话，我们在文中标注了文献出处，分别来自 Clarke & Braun, 2019 和 Grzank & Moradi, 2021.

第四，审稿人还质疑了文中另一句话：“对于多数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质化研究方法体现了由理论推衍、思辨研究朝着科学化进步。而质化研究方法对于心理学而言，却意味着反科学主义，是经验实证主义走过头之后的学科反省、自我批判和调整。”审稿人提出，“对心理学而言或其他一些学科而言，质性研究并不是什么反动，而是提出问题、提出假设、提出未经检验的理论的途径，他还是通向科学、通向“（近似）真理”的途径。”在此需要解释一下，被审稿人质疑的这句话意思是，按照孔德所说，人类认识发展需要由低到高依次经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相比较已经进入实证阶段的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大多还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质性研究方法体现了由理论推衍、思辨研究（即孔德所说的形而上学阶段）朝着科学化（实证阶段）的进步，而对于热衷于采用自然科学实证方法开展研究的心理学而言，质性研究可能意味着“实证主义（作为单一范式）走过头之后的学科反省、自我批判和调整。”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对心理学而言或其他一些学科而言，质性研究是一种反动”。审稿人认为“质性研究……是提出问题、提出假设、提出未经检验的理论的途径，他还是通向科学、通向“（近似）真理”的途径。”这种观点在后实证范式内是成立的，但在质性研究中，“真理”被重新诠释了。与其说追求真理，不如说质性研究是一种能偶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获得幸福的研究模式。审稿人的意见提醒我们，对某些字词做了修改，如删除了“反科学主义”，将其修改为“人文精神的回归”，以免有读者将“反科学主义”理解为“反科学”。

## 第二条意见：

作者分析了四种哲学取向对质性研究的态度，也非常粗略地提到有人在某种取向开展质性研究，但作者没有展开说，在某种取向，质性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与另一种取向

的做法到底有什么不同？不说清楚这些信息，作者后面号召的“自治”都是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指导意义的。

### 对第二条意见的回应：

我们充分理解审稿人希望知道“在某种取向下，质性研究到底要怎么做，与另一种取向下的做法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合理性。质性研究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甚至不是一种统一的研究范式。自陈向明老师最早向国内介绍质性研究开始，“质性研究是一把大伞”已成为质性研究者的共识。我们在文中介绍了质性研究的四种不同范式，每一种范式下面有N多种研究方式，每一种研究方式又是由不同研究方法（如观察、访谈、焦点团体、文本、档案、叙事等收集资料的方法；现象学分析、主题分析、扎根理论分析、Nvivo分析等分析资料的方法）构成的“方法簇”。这意味着，在一篇论文中不大可能“展开说，在某种取向下，质性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与另一种取向下的做法到底有什么不同？”本研究仅只聚焦于质性研究方法论、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之间的自治问题。如果要研究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讲清楚，恐怕需要一系列论文，或者只能在一部鸿篇巨制中实现。

与此同时，这条意见也让我们认识到，由于质性研究在心理学中尚未普及，读者难免会有诸多疑惑。为此，我们在文章第三部分的“3.3 方法操作与研究方式、方法论协调一致”中，在原文例举了不同范式如何进行“样本选择”，以及不同范式的“访谈”如何操作之外，这次又增补了不同范式下“文献综述”应该怎么做，并说明了这么做的理由。希望藉此打消审稿人对于“作者号召的‘自治’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印象。

### 增补内容如下：

例如文献综述环节，由于不同研究范式对于文献的意义有不同理解，综述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很大差异。后实证范式认为，任何研究都必须以前期文献为基础，因此在研究开始之前，必须对于前人经验包括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其不足给予系统综述。而现象学范式认为，前人研究会造预设，从而对现象或事物的本质起到遮蔽作用，因此反对像实证范式那样做系统综述，但仍会对所研究的问题(或现象)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研究背景及现象学取向本身有所交代。诠释学范式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带视角的，现象学试图祛除所有的遮蔽物以抵达现象的本质的做法并不现实。因此，诠释学并不像现象学研究那样拒绝前人文献，但在诠释学范式的综述中，前人文献不同于后实证主义框架内已得到确证的知识，而是作为不同观点、不同视角的呈现。在社会建构论范式内，研究的意义与其说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如说是参与对某种社会现实的建构。因此允许前人成果参与其中，作为一种建构力量。另外，社会建构论范式的文献综述并不局限于研究的开始阶段，而是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

### 第三条意见：

作者对如何实现“自治”提了几条建议，但我认为，作者还应该提倡，在实际研究时，如何自觉做到考虑 alternative 的取向、解释等。

### 对第三条意见的回应：



在审稿人看来,本文对于如何实现“自洽”所提的几条建议有不足之处,对此我们全然接受,未来也会做更多思考。审稿人提出,“作者还应该提倡,在实际研究时,如何自觉做到考虑 alternative 的取向、解释等。”我们认为,由于质性研究不是一个统一的范式,研究者一旦选择了某种范式,就应做到在同一范式内的方法自洽,即选择了哪种范式,就一贯到底,把这种研究做好,避免做成“四不像”。按照库恩的理论,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因此,如果审稿人所说“alternative 的取向、解释”是指不同范式,那么,至少在现阶段,研究者很难在不同范式之间“考虑 alternative 的取向、解释”。但如果审稿人所说“alternative 的取向、解释”是指不同研究方式或操作方法,那么,在同一范式内部,研究者确实应该考虑不同研究方式、方法的差异和效果。这些在“4.2 加强研究的自反性以促进方法自洽”部分有所涉及。

## 修改说明 2

感谢审稿专家再次提出评阅和修改意见!我们根据专家建议,在文中重点对两个地方做了补充和修改,具体已在正文中用红色字迹标识。以下对我们依据审稿意见所做出的修改予以说明:

### 审稿专家意见:

文章进行修改后,理论创新得到进一步加强,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引言部分的修改契合了研究主题。有两点小建议或修改:

1. 像 2.3 现象学方法论部分的介绍那样,在 2.2 诠释学方法论和 2.4 社会建构论方法论部分也能引用两三个具体采用该方法论的研究例子。
2. 3.2 部分的第一行出现有重复字。

### 修改说明:

我们采纳专家的建议,对“2.2 诠释学方法论”和“2.4 社会建构论方法论”两小节分别做了修改和补充。

对于“2.2 诠释学方法论”:删除了“伽达默尔的‘诠释’是研究者和参与者共同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意义产生于阅读、反思性写作和解释的循环(洪汉鼎, 2021)”这一句。增加了由早期文本诠释学向行动诠释学的发展以及“多重诠释”的概念。具体增补内容以下:

……早期诠释学主要是对文本的诠释,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将言语行动和“生活表达”纳入诠释的对象。由文本诠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text)转向行动诠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action),行动者(或信息提供者, informants)的观念与研究者的诠释之间的复杂关系始终是该领域争论的焦点。不光研究者对信息提供者的经验给予诠释,信息提供者(以及社会大众)也会对研究者的诠释做出再诠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具有交互性,这一特点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并不存在。参与研究的项目组成员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过程。这种复杂的诠释学关系被描述为“多重诠释(multiple hermeneutics)”(Järvinen & Meyer-Mik, 2020)。

紧接着补充了对当前基于诠释学方法论开展的焦点团体访谈研究大多缺乏自洽性的讨论。在这之后,按照审稿专家建议,增补了两个基于诠释学方法论开展研究的例子:

……通常在焦点团体访谈研究中(focus group interview)蕴含着丰富的诠释潜能,但目前所见焦点团体研究大多未能意识到该种研究方法底层的方法论逻辑,也因此大多不能满足方法自洽(Järvinen & Meyer-Mik, 2020)。基于诠释学方法论发展的质性研究还有心理传记、民族志等。这些研究对于咨询与临床、文化、民族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Christopher et al., 2014)。例如, Mayer(2021)采用心理传记方法分析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在危机、荒谬和痛苦的时代中如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并探索这种经验在疫情条件下的心理实践价值和意义; Driel & Verkuyten(2022)使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了不同种族背景下社区居民的日常互动等。

对于“2.4 社会建构论方法论”:增补了以下内容(红色字迹部分):

以社会建构论为方法论基础开展的质性研究最典型的是建构扎根理论。此外,在社区领域开展的各种参与式行动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强调由社区居民发动,社区成员、研究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对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建构,从而实现研究者与社区有意义的合作(Coombe et al., 2020)。这类研究在解决社区冲突、促进社区公平等心理学议题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Suarez-Balcazar, Francisco & Rubén Chávez, 2020)。

除此之外,我们再次通读全文,修改了一些不适当的字词,删除了3.2第一句中的重复字词(感谢专家的提醒!);补充了参考文献,并对“论文自我检查报告”中参考文献发表时间年代做了重新统计。此轮修改后,最近五年的文献(2018~2023)由26篇(占比38.2%)增加到了31篇(占比42.5%)。

### 修改说明 1

感谢三位审稿专家提出重要评阅意见!课题组反复阅读、思考和讨论了每一条意见,基于此重新查阅资料,对文章内容做了大量修改和补充,相关内容已在正文中用红色字迹标识。修改内容概括而言:(1)在引言部分突出了质性研究在心理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不一样的处境,以及“方法自洽”对于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的特殊意义;(2)在第二部分进一步夯实了将心理学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划分为四种(后实证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社会建构论)的理论依据;(3)于多处补充了心理学质性研究的具体实例;(4)将原“4.2 混合研究中的方法自洽”的标题和内容同步修改为“加强研究的自反性以促进方法自洽”;(5)对全文内容做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和打磨。

以下是我们针对每一条审稿意见做出的回应,以及对相关修改和补充的具体说明:

#### 审稿专家 1:

论文选题以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的方法自洽为题,以心理学质性研究的多元方法论为切入点,探讨了质性研究方法论、研究方式与方法的统一与自洽,并对方法自洽应体现以“问题”为中心、混合研究中的方法自洽问题以及将方法自洽纳入质性研究评价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具有较好的理论价值。尽管如此,该研究似有尚待进一步明确的核心议题:

1. 本文探讨的是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的方法自洽,它同时也适用于社会科学中质性研究的方法自洽,换句话说本文讨论的“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的独特性不明显。比如:“2. 心理学质性研究的多元方法论”的内容,文中“将心理学质性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划分为后实证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社会建构论四种”分别进行了论述,这似乎也不是心理学质性研究所独有的。是否有更合适的表述?

**作者回应:**

首先,“方法自洽”确实不是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特有的问题。但由于心理学学科历史的特殊性,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在心理学中讨论方法自洽具有特殊意义。课题组根据审稿专家的提示,经过反复讨论和深入思考,对“引言”做了大幅调整。修改旨在说明:心理学作为哲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学科,长期以经验实证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虽然精神分析(第二势力)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第三势力)分别以诠释学和现象学为方法论导向,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心理学也试图以不同方式解决心理学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不相称的问题,但主流心理学一直都是经验实证主义的。长期受到实证方法训练的心理学研究者通常不会自觉考虑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而是下意识地认为,实证主义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在这种情况下,将实证主义的思维逻辑和操作方式直接应用于质性研究,或将质性研究的文本资料当作量化研究的数据进行处理,以实证主义的原则和标准评价质性研究等,都是心理学中质性研究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对于多数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质化研究方法体现了由理论推衍和思辨朝着科学化的进步,那么对于心理学而言,质化研究方法则意味着实证主义走过头之后的学科反省、自我批判和调整。这些都说明对于质化研究方法自洽的讨论对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具有不同意义。

其次,很多研究者对质性研究方法论做过划分(陈向明,2000;高觉敷,1995;施瓦特2006;威利格,2013),其中既有分歧,又充满矛盾。本研究划分为四种方法论,其根据在于:(1)高觉敷在《心理学史论》(1995)一书中,将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明确划分为实证主义、现象学、诠释学(释义学)三种;(2)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社会建构论所代表的后现代心理学兴起,对现代心理学的三大方法论做了全面批判,由此形成心理学中实证主义、现象学、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四种方法论并存的局面;(3)传统实证主义因其坚持实在论和还原论的立场,以及价值中立、方法中心等原则,与质性研究方法不兼容,故不能被纳入质性研究的方法论。但当实证主义发展到后实证主义,原先的强实在论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后实证主义者能够理解和接受任何研究都是带有视角的,都会受到文化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后实证主义作为被改良的实证主义被纳入质性研究的方法论。综上,在广泛借鉴了前人对方法论的讨论之后,本研究将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划分为后实证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和社会建构论四种。其他命名的方法论,如批判理论、女性主义、解释现象学等,要么是上述四种方法论的亚型,要么是其中两种或多种方法论的组装或变形。

2、文中讨论部分“4.2 混合研究中的方法自洽问题”只能算是本文主题的延申或者是自洽的特例,而不是质性研究方法自洽讨论的重点,是否还有更合适的议题可以讨论?

**作者回应:**

课题组认同审稿专家的意见,已将原“4.2 混合研究中的方法自洽”的标题和内容同步修改为“加强研究的自反性以促进方法自洽”。自反性(Reflexivity)在此被视为质性研究保持严谨,提高可信度,促进方法自洽的有效手段。详见4.2 红色字体部分。

3、英文第一篇参考文献与其他文献格式不统一，请笔者仔细核查。

**作者回应：**

十分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阅，我们根据 APA 的文献规范及期刊要求，已经对英文第一篇参考文献中的作者姓名格式进行了修改，正文引用也已经同步更改。

**审稿专家 2：**

文章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指导心理学质性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 文中提到心理学质性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可划分为四种：后实证主义、现象学、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这种划分有何依据？

**作者回应：**

在广泛借鉴了陈向明(2000)；高觉敷(1995)；施瓦特(2006)；威利格(2013) 等研究者对方法论的讨论之后，本研究将心理学中质性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划分为四种：后实证主义、现象学、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划分依据有三个方面：(1) 高觉敷在《心理学史论》(1995) 一书中，将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明确划分为实证主义、现象学、诠释学(释义学)三种；(2)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叶，社会建构论所代表的后现代心理学兴起，对现代心理学的三大方法论做了全面批判，由此形成心理学中实证主义、现象学、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四种方法论并存的局面；(3) 传统实证主义因其坚持实在论和还原论的立场，以及价值中立、方法中心等原则，与质性研究方法不兼容，故不能被纳入质性研究的方法论。但当实证主义发展到后实证主义，原先的强实在论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后实证主义者能够理解和接受任何研究都是带有视角的，都会受到文化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后实证主义作为被改良的实证主义被纳入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其他命名的方法论，如批判理论、女性主义、解释现象学等，要么是上述四种方法论的亚型，要么是其中两种或多种方法论的结合。

2. 接续上述第一点问题，文章在介绍上述四种方法论时，应该适当引用相应的心理学研究或心理学家的观点，事实上大部分的质性研究方法是心理学家创立的或心理学家在该方法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回应：**

本研究将科学研究的方法体系划分为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方法与技术三个层面(袁方, 1997)。相比较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技术，方法论主要是哲学层面的问题，因此，本文对方法论的讨论部分“心理学的”学科特点不够突出。我们接受审稿专家的建议，在介绍完每一种方法论的本质特征之后，补充了心理学中以该方法论为导向的研究示例。如在“2.1 后实证主义方法论”部分补充“当前，在运动心理学、咨询心理学领域开展的质性研究大都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立场(Krane& Baird, 2005; Grzanka& Moradi, 2021)。”；在“2.2 诠释学方法论”一节补充了“在诠释学框架内发展的质性研究（如民族志、解释现象学分析、话语分析等）对于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运动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Christopher et al., 2014)。”；在“2.3 现象学方法论”一节补充了“Giorgi(2010)等人将现象学引入到心理学研究中，并且在社交焦虑(Beck, 2013)、早期情绪记忆(Englander, 2016)、心理治疗(Giorgi, 2011)等研究领域有广泛的运用。”等。



3. 文章第3和第4部分内容,需要举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为例子,来说明哪些心理学方面的质性研究达到了方法自洽,哪些研究在这方面没有达到?建议第3和第4部分下面的每个点尽量做到这点。总之,文章要进一步体现心理学属性,并加强讨论的深度和理论性。

#### **作者回应:**

接受审稿专家的建议,增强文章的心理学属性,并加强讨论的深度和理论性。具体在引言部分增加了在心理学中讨论方法自洽问题的学科背景,以及方法自洽问题反映在心理学中的特点。在“3.1 研究者需要澄清自己的方法论预设”一节,增加了反面例子“有研究者考察了康复心理学领域的173项质性研究,其中只有105项(占比60%)提到使用了什么质性研究方法(Chwalisz et al., 2008)。同时增加了正面例子:“例如Tischner (2019)在《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发表了“明天是他们余生的开始,所以谁会在乎健康?”一文,其中明确写到:“我的目标并不是对减肥经历的描述,而是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获取这些潜在的、具有社会文化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资料。”在“3.2 研究方式与研究问题相契合”一节,同样增加了一个方法不自洽的例子:“例如,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被认为是一个概括性术语,或是一组‘模糊的’研究方式。这些研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对语义和潜在意义的关注,通过编码和主题开发进行分析等),但在潜在的范式、认识论价值以及研究程序等方面,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Braun & Clarke, 2021)。然而在心理学领域,多数作者没有说明他们使用主题分析的特定取向,或承认主题分析的多样性。”同时使用了一个方法自洽的例子:“Smith(2006)以对愤怒的研究为例,基于研究者所提‘问题’以及问题被表述的方式,对该问题适合以何种研究方式开展研究做了说明。”详见文中红色字迹部分。

#### **审稿专家3:**

本文以“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的方法自洽”为论题展开论述,语言流畅,论述严谨,引用了大量文献,可以看出作者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力,也展现出作者对心理学质性研究的深入思考和理论见地,但文章的不足在于:

1. 所论述的只是一个话题,并没有找出和围绕一个明确、具体且有意义的问题,问题意识相对缺乏,由此让本文的意义和价值不凸显。

#### **作者回应:**

审稿专家的意见很中肯。我们在“1.引言”的最后(相当于“问题提出”部分)增加了“鉴于心理学中的质性研究总是不自觉地被传统的实证范式‘带偏’,造成不同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混乱,本研究希望厘清心理学质性研究的多元方法论,明确质性研究方法自洽的评价标准,并对如何做到方法自洽做更多讨论。”此外,将原标题“4.讨论”直接改为“4. 质性研究如何做到方法自洽?”,意在增强研究的问题意识,让本文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凸显。

2. 文章的论述和观点创新性不足。

#### **作者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我们认为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将现代心理学的三种方法论及后现代心理学方法论加以整合,以后实证主义取代实证主义,将后实证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社会建构论作为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的四种方法论,并考察了四种方法论的典型特征及指导性原则。第二,基于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研究方法三个层面的关系,建构

和解释了保持质性研究方法自洽的三个要点，具体包括（1）研究者应明确当前研究的方法论预设；（2）研究者需界定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并保证该种研究方式与研究问题相契合；（3）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操作应与更高层次的研究方式及方法论保持一致。第三，从“方法自洽应以‘问题’为中心”、“加强研究的自反性以促进方法自洽”和“将方法自洽纳入质性研究评价标准”三个层面回答了“质性研究如何做到方法自洽”的问题。

3. 文章最后结论部分太过单薄，作为一篇理论文章，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启发思考，而不是给人封闭的结论。

**作者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经过反复思考，修改了“5. 结语”部分：“心理学中长期存在质性研究主观、无效、不严谨的刻板印象 (Markset al., 2022)，方法不自洽加剧了对质性研究的污名化。鉴于对质性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划分缺乏统一标准，本研究区分了心理学中质性研究四种主要的方法论取向，明确了“方法自洽”的含义与评估标准，并对如何实现方法自洽做了进一步讨论。希望藉此促进更多、更具洞察力和现实意义的质性研究的广泛开展。” 具体见 5.0 红色字体部分。